



新聞理想，成為沿街乞討的騙子

文 / 朱順忠

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，淚水也慢慢滾落面頰。本次單位招聘，我把深度新聞和新聞理想作為學生兄弟對所有面試者提出來。為了人為提升所謂“對新聞理想的理解”，還把本次招聘的條件特別矯情地加了壹句雞皮疙瘩的原則——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。後來，領導加了壹條“必須 90 後”。

90 後加碩士研究生，這下子限制了很多優秀人才進入這個行業。我為自己設置了這個門檻而汗顏，只得又加了壹句“優秀者可以放寬到本科學歷”。

於是招聘開始。壹切波瀾不驚，直到遇到兩位某知名大學的校友後，三觀被顛覆。

比如，壹個我從英文簡歷判斷特別優秀的小夥子。他和我的談話中，表現得很優秀，我對他也很滿意。

在我所謂“新聞理想”

和“深度記者”的唾沫飛星中，他表現出應有的興奮。

最後壹個環節，我問妳有什麼要求呢？

他很平靜的說：朱老師，您對新聞理想的理解讓我特別感動，也熱血澎湃，但是……如果不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問題，那麼我對所有的工作都不會考慮！

我於是石化。

第二個是他的同學，兩個人壹起過來。相比起來，此同學更加專註對新聞專業主義的修養。他也聽到了自己同學有關戶口的回答和我驚詫的表情。他說，自己並不在乎北京戶口，更希望從新聞理想中得到成就感的提升。我於是特別感動，說實話，我都想擁抱他。

然後，就告訴他們等消息。數據整理之後，我分別通知這兩位校友。第壹位不出意外的回答：不解決北京戶口，不考慮任

何工作。第二位的回答讓我不可思議：我不想這麼快固定自己的工作。

這就是新聞理想！這就是中國壹流大學教育出來的、新聞相關專業的畢業生！

我清清楚楚記得自己說過的話：從學習新聞、真正從事新聞的第壹天開始，妳們必須知道壹個現實，新聞從業者不能發財，也不允許發財，否則必然不正常。

北京戶口！我五雷轟頂！

在北京從事新聞工作，尤其還是深度調查記者，今天的新聞就業環境下，能夠解決調查記者戶口的單位，不知道還有沒有了？至少我敢說，如此條件疊加，答案幾乎可以肯定為零。

然而，人家的選擇又有什麼錯？在傳統媒體臨淵慕魚的環境中，我有什麼資格要求壹個知名高校的畢業生不為自己的現實

著想？

為了這壹份望塵莫及，就要求北京戶口，那麼新聞理想誰來負責？當然，妳可以選擇不做新聞，不做調查記者——因為，這原本就無可厚非。

我感到悲哀的是，目前的時代下，傳統媒體的優秀調查記者都因為生活所迫而遠離職業。如果新人也因為各種現實的無奈和誘惑，而放棄自己對壹份理想的堅持，世俗到去追求北京戶口。

那麼，新聞理想豈不成了沿街乞討的騙子？！

騙子，這個詞多麼讓人覺得可惡。然而我此刻多麼希望，有更多的優秀畢業生選擇被“騙”來去做調查新聞啊！可是，即便新聞理想再偉大，如果新聞單位再不珍惜這些有理想的年輕人，那麼怎能對得起這個時代？！

怎麼，對得起這個時代？

那些年騙過我們的名人典故

文 / 清南師兄

陳世美

在清代古典名著《續三俠五義》和戲曲《秦香蓮》（又名《鋼美案》）中都有陳世美的故事。陳世美家境貧寒，但有壹個恩愛的妻子秦香蓮，陳世美苦讀十年終於考中狀元，被仁宗招為駙馬。名利雙收又抱得美人歸，陳世美自然就忘記了家中還有位結發妻子，秦香蓮攜子上京尋夫，被陳世美派人追殺，幸好被展昭所救，在包拯的幫助下，陳世美被送上龍頭铡。因此，陳世美壹直是負心人的代名詞。

事實

實際上，小說和戲曲中的陳世美只是虛構的。現實中，陳世美並不是負心漢，而是清朝的壹位清官，為官清廉，剛正不阿，體恤民情。

蘇軾

蘇軾的《江城子》是為了悼念妻子王弗而作，全詩字字句句散發著濃濃的哀思，情意綿綿。壹直是悼亡詩的典範。

事實

蘇軾壹共有三位妻子，第壹任妻子王弗，結發原配，病逝三年後，蘇軾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閏之，之後又納了小妾朝雲，而蘇軾在寫下“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”的時候，朝雲就在他的身邊，兩人相親相愛。

李紳

《憫農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，第壹首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大豐收的情景，與農夫兩手空空慘遭餓死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。第二首則描繪了農夫們壹年到頭耕田的辛苦，觸動人心。《憫農》的作者李紳也因為這兩首詩而被成為“憫農”詩人。

事實

李紳並不憫農，恰恰相反，他當上官後生活奢侈，由於愛吃雞舌，壹餐要殺 300 多只活雞。且發跡後的李紳為官酷暴，熱衷拉黨結派，是李黨中的骨幹分子。

孔融

在很多少兒啟蒙讀物裏，都有孔融讓梨的故事，《三字經》裏也有“融四歲，能讓梨”，四歲的孔融小時候把大的梨讓給哥哥，因此被千古傳唱。

事實

孔融四十歲的時候為了保命拋妻棄子。而且孔融寫過壹篇《父母於子無恩論》，曾說：“母親不過是個容器，為什麼要對壹個容器感恩。”孔融認為孩子來到世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意願，父母不曾征得孩子的同意就生下了他們。對於這種觀點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。

郭沫若

郭沫若是現代文學家、歷史學家、新詩奠基人之壹。在文學和歷史方面的貢獻很大，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，也是歷史的文化巨人。

事實

除卻文學和歷史成就，對於人品來說，大家對郭沫若的評價並不高，他道德意識淺薄，曾經在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脫黨，先“反蔣”又“贊蔣”；先“尊孔”又“反孔”。在感情上，郭沫若有三個老婆，十幾個孩子，無數情人。只能說文人多情。

《牛棚雜憶》對蔣中正的評價靠譜嗎？

文 / 秋歌

季羨林先生的《牛棚雜憶》寫於 1992 年，但遲至 1998 年才出版。網上隨便壹搜，便會發現這絕對是壹本暢銷書，版本多種各樣，我們壹般人看到的，應該是節本。

我對這壹類“回憶錄”，本身預期不太高。事實也證明，壹直到現在，能夠超越《思痛錄》的作品，似乎並不多見。

按照季羨林的自述，1967 年 11 月 30 日深夜，他的家裏闖進了幾個大漢，都是北大東語系的學生，人人手持棍棒，把季羨林夫婦及其嬌母逼到廚房，並且不許說話，隨即在當夜抄了季羨林的家。

季羨林沒有反抗，也不知該如何反抗，似乎也沒有反抗的本錢。被抄家性質之惡劣，對季羨林來說可謂刻骨銘心。

值得註意的是，即使到了 1992 年寫作《牛棚雜憶》的年份，季羨林對蔣介石的評價也是特別講政治的，他寫道：

我對蔣介石的態度，除了壹段時間不明真相以外，從 1932 年南京請願壹直到今天，從來沒有好過。我認為他是壹個流氓。我也從來沒有幻想過他真會反攻大陸。歷史的規律是，壹個壞統治者，壹旦

被人民趕走，決不可能再復辟成功的。

季羨林生於 1911 年，1992 年時已 81 歲，寫下《牛棚雜憶》，當然也是對自身的這段經歷有個交代。但是我通讀節本全文，季羨林似乎並沒有搞懂，或者假裝不願意搞懂，給他帶來不堪侮辱的源頭到底是什麼。

初讀《牛棚雜憶》是在壹個深夜。讀到上述這壹節時，當時我在書上空白處寫了壹句：季大師，您的家是他抄的嗎？因為無論從哪種角度講，類似無罪而被抄家這種遭遇，都是十分痛苦和不堪的，背後也壹定是十惡不赦的流氓或其上級指使的。顯然，蔣中正並沒有參與抄季羨林的家，因此晚年季羨林對蔣有這樣的評價，多少令人感到有些詫異。

不過，在看了季羨林的另壹篇文章後，這種詫異感就逐漸消失了。

在“望九之年”的 1998 年，季羨林有壹次臺灣行，之後寫作了《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》壹文，流傳頗為廣泛。壹些自由派人士可能會壹廂情願地相信，在季羨林的精神世界，“自由”應該是核心詞匯之壹。不過細讀文本，會發現此文中涉及

胡適四九巨變後境遇的描述，多有輕佻之語。

這種輕佻，來自於季羨林與胡適精神世界的隔膜。言為心聲，季羨林在這篇文章裏對胡適境遇的看似客觀的描述，事實上倒有些適合他本人的境界：

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，“百萬雄師過大江”以後，他也逃往臺灣。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，並不得誌，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壹場，它不復存在。後來又回到臺灣。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，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，也只留下了壹個話柄，日子過得並不順心。後來，不知怎樣壹來，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，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，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。

“逃往臺灣”“並不得誌”“輝煌猶如春夢壹場”“應有的禮遇”等等，以己度人的味道太明顯了壹點。

隨手檢閱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晚年部分和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》，並不能看出來胡適如季羨林所臆測的那樣不如意或恹恹，反而處處井井有條，工作生活皆有趣味，這大概是壹心想著“輝煌”的人們所無法理